

我知道怎样去爱

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伊沙·老 译

I know how to love :

ANNA AKHMATOVA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我知道怎样去爱

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伊沙、老Q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知道怎样去爱：阿赫玛托娃诗选 / (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著；伊沙等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ISBN 978-7-119-08302-5

I. ①我… II. ①阿… ②伊…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499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3-3785

责任编辑：曹 芸

装帧设计：任凌云

印刷监制：徐冬梅

书名：我知道怎样去爱：阿赫玛托娃诗选

作者：安娜·阿赫玛托娃

译者：伊沙、老G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址：<http://www.flp.com.cn> 电子邮箱：flp@cipg.org.cn

电话：008610-68320579（总编室） 008610-68996183（投稿电话）

印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字数：36千字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19-08302-5

定价：32.80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可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37

I know how to love :

ANNA AKHMATOVA

简短自述

安娜·阿赫玛托娃

晴朗李寒 译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里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辉煌，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着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人马座海湾岸边度过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我们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来学习阅读的。5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开始学习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

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特别是要学拉丁文，我对此曾经比较满意。但是，当只纯粹地讲授法律时，我便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致。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斯·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先贤祠咖啡馆）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

“这里聚集的都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花样翻新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了，

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总共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下来，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别离竟成为永诀。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们从19世纪一下子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写作者的一本爱情诗歌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时间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的，它距别热茨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于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允的。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诗集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轰动的媒体效应。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人们却没有顾及这些状况。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出版了诗集《车前草》，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三个：论《金鸡》、论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出版，而旧作——停止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与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令我惊惧异常，它伪装成我的城市的样子，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捷里奥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最初的尝试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求教于左琴科。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首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

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结识了些新朋友，并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代、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1965年

写于安娜·阿赫玛托娃诞辰100周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

这磨难和诗页，这断发和宝剑，
这谷物和燧石，这喃喃低语和铮铮有声——
上帝拯救了所有的一切——尤其是爱与怜悯
的话语，作为他说出的唯一途径。
严酷的脉搏猛击着，血液的激流鞭打着，
铁锹均匀地敲打在它们之中，通过温柔的缪斯产生，
因为生命如此独特，它们来自凡人的嘴唇
声音比草包牧师更清澈。
哦，伟大的灵魂，我正在海外向你
鞠躬，你发现了它们，还有那——你暗自燃烧的命运，
长眠于祖国大地，她感谢你，至少让她
得到了在聋哑的天空海洋中发言的礼物。

1989年

命令我沉默 / 沈浩波

最近人所共读的诗集 中国当代诗歌精选 命令我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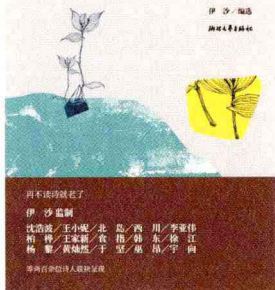
《沈浩波 1998 ~ 2012 年诗歌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 【第一季】诗典

伊沙 / 编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开手就诗化了

伊沙 编选

沈浩波 / 王小妮 / 龙 息 / 西 川 / 李维扬
梅 涛 / 王康 / 余 英 / 陈 东 / 陈 立
梅 雪 / 黄旭东 / 于 坚 / 陈 昂 / 宇 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命令我沉默：沈浩波 1998 ~ 2012 年诗歌选》 沈浩波 著

一个睿智犀利而又饱含温情的写作者；一部直面当下，折射众人生存境遇的诗集。他观察、感受、书写着那些在他周围的事物；他审视、挖掘着自己的灵魂；他用敏锐的触觉感知着生命深处最隐秘的真相。

《新世界诗典·第一季》当代最具锋芒诗人——伊沙编选

打造新诗史，每行字句都是时代的变奏。伊沙的编选不含门户之见，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气象，他对每首诗所作的精彩点评加在一起也可看做是对中国当下诗坛所做的一次整体性观察和评价。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刘亮程 1981—1993 年诗集

新疆黄沙梁，一个偏远村庄里诗意的世界。

本书是著名散文家，《一个人的村庄》作者刘亮程写作的起点。

这部诗集里有刘亮程创作的灵魂。



铁 葫 芦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目 录

- 1 阿赫玛托娃：简短自述
- 7 约瑟夫·布罗茨基：
写于安娜·阿赫玛托娃诞辰100周年

第一卷 触摸天堂的火焰

(1904—1925)

- 2 “我摘下好看芬芳的百合花……”
- 3 致***
- 4 “我知道怎样去爱……”
- 6 “好像它……”
- 7 阳光
- 8 读《哈姆雷特》
- 10 “枕头热……”
- 11 灰眼睛国王

- 12 “我在地狱……”
- 13 他喜欢
- 14 “我们的命运，如此精彩……”
——致瓦·谢·斯列兹涅夫斯卡娅
- 15 “我不喜欢花……”
- 16 “假如天上的月亮不流浪……”
- 17 致缪斯
- 19 最后一面的诗
- 20 仿英·费·安年斯基
- 21 白夜
- 22 “我蒙着面纱……”
- 23 太阳的记忆
- 24 题未完成的肖像
- 25 “感谢你，上帝……”
- 26 “我教自己简单明智地生活……”
- 27 致弗·库·索洛古勃
- 28 彼得堡诗篇
- 30 “我的脖颈被珠子遮蔽……”
- 31 “我如此祷告着……”
- 32 “我生逢其时……”
- 33 “有多少要求……”
- 35 “真正的温柔是沉默……”
- 36 在黄昏
- 37 “他们不来见我……”
- 39 问候

- 40 “我们俩不愿在一起分享一杯……”
- 41 “我站在金色灰尘中……”
- 42 1913年11月8日
- 43 幽居
- 44 回答
- 致弗·阿·科马洛夫斯基
- 45 “当我前去拜见这位诗人的时候……”
- 献给亚历山大·勃洛克
- 46 “你，最先站在……”
- 致亚历山大·勃洛克
- 47 “你怎能忍心望着涅瓦河……”
- 48 “缪斯女神在路上离去……”
- 49 “哦，主啊，我能够原谅……”
- 50 “但是还有，在某些地方……”
- 51 今夜的灯金光灿烂
- 52 “我不知道你是活着还是死去……”
- 53 “我当然停止微笑……”
- 54 “在人类的亲密中……”
- 55 “当这口井……”
- 56 1914年7月19日记
- 57 “躺在我体内……”
- 58 “有的话不能说两次……”
- 59 “踏着深雪……”
- 60 “星期一。夜。21点……”
- 61 “河流沿着山谷在爬……”

- 62 “现在无人愿听诗歌……”
- 63 “我听见黄鹂鸟永远悲伤的声音……”
- 64 “为什么那时候我总是……”
- 65 在夜里
- 66 幽灵
- 67 “为什么这个世纪比别的世纪更糟……”
- 68 彼得格勒，1919
- 69 “莫用短暂的世俗之乐憔悴你的心……”
- 70 “在伊甸园最洁白的门廊上……”
- 71 “无人平等待我……”
- 72 “一切都被洗劫一空……”
——致娜塔丽娅·雷科娃
- 73 “你以为我是那种女人……”
- 74 “一个黑寡妇……”
- 75 拉结
- 77 诽谤
- 79 “一个人应当大病一场……”
- 80 致众人
- 81 “站在这湖的背后……”
- 82 新年民谣
- 84 罗得的妻子
- 85 致画家
- 86 缪斯女神
- 87 “哦，如果我知道……”
- 88 谢尔盖·叶赛宁之忆